

思痛記

三泰



900.1
0070

89684

皇心齋

二齋

同里弟
周燮拜
題



光緒六年冬十二
月師一齋鑊版

序

夫人必禍福死生不爲所撓而後可以處患難又必壹心志
審事勢不易有所爲而後可以脫患難並可以有所爲夫如
是豈英邁磊落不可嚮邇者所能也歟金陵李君小池人謂
其英邁磊落不可嚮邇吾獨曰非是者蓋以此況君虛中好
學不以文飾世故取人何謂乎不可嚮邇既嘗思之是正不
以文飾世故取人致有不可嚮邇之言也是可慨已君嘗陷
身黃虬青犢中者凡三十有二月經極危極險更遇世俗所
謂極歡樂事胥皆執義不爲之奪而能卒保其身以脫夫患
思痛記

序

一

難不特是也解人於網羅脫人於刀斧拔難弟使其先歸若
庖丁解牛游刃有餘而年纔弱冠吾恐英邁磊落者未易爲
此也余與君交始丁丑春君方先一年環地球行八萬三千
里歸來有所著述與之語殊欣然不自滿余飄泊荒江之濱
極蹇拙極寡陋而君對非不棄屢詢芻蕘余不意邇近中乃
竟有君也是亦豈易得乎今年秋出思痛記畧余蓋追述庚
申閏三月舉家被難與己身逮壬戌秋始克脫離虎穴事也
余詳讀一過曰粵匪自道光庚戌發難迄同治乙丑乃奏蕩
平歲越十六省延十六府州縣之不守者六百有奇而吾人

天懷忠

之陷賊中者當以億兆計其幽燐閃爍朽骸縱橫與夫化爲
灰燼融爲脂水者尤弗能以億兆計若夫幸而不死者亦莫
可紀極顧今日痛定思痛能厯厯言之者蓋少寡焉當首逆
之逼君納劉女也多方婉語多端恫喝斯正禍福死生判然
時而竟弗爲之奪是其執義爲何如耶解兩生於網羅而送
之歸里脫胡梅垞明經於刀斧而挈與同逸旋玩陸逆於股
掌而消其凶悍逮夫行也寓書諸逆喻以順逆禍福勉其圖
功反正是非壹心志審事勢不易有所爲而後可以有爲可
以脫夫患難嘻君果英邁磊落不可嚮邇也乎哉是記也君
思痛記

序

二

但痛定思痛耳人要不但以思痛觀顧君正不可不以思痛
名余則願君常若處患難時而益擴充之將來所底豈易量
也試用遂書以弁其端云

先緒五年己卯秋八月仁和高鼎拜手撰時同客甬上

思痛記卷上

江甯李圭小池

金陵雄冠南戒夙稱天塹豈惟是六朝以來爲帝王之州就我國家而言督部開牙將軍建鎮其視他省會不尤碁重歟乃咸豐三年春粵賊自九江安慶順流而下旬日間竟陷之遂北拔維揚東踞京口若張兩翼然曩者天塹之稱果有異耶賴向忠武公躡賊東下駐兵孝陵衛進遏其衝使不得逞其豕突故鄉村去城較遠者聞未遭賊禍六年五月大營潰忠武退保丹陽旋卒於軍 朝命江南提督和春接統其

思痛記

卷上

一

衆而以張軍門國樑副之軍門故向忠武戲下首將用能克繼前勳復溧水收句容取鎮江仍逼金陵紮營咸豐十年正月克九洑洲二月克上下關孤忠偉績實爲江南大營寇徒以降將起家而共事又非往昔向忠武識者竊憂之於時江皖諸軍正屢獲大捷江以南浙之東西無貴賤咸謂大凱立奏而不知粵寇之禍將三面交至哀哉余家住聚寶門外永豐鄉距城五十里許曰夏莊山環水抱向稱樂土聚族而居逮十數世往大營潰時曾被過路賊騷擾旬日以先期遷避得免賊亦假安民之說用愚黔首逮閏三月望日大營再潰

和張兩帥仍退守丹陽張又旋戰歿城內外悍賊肆出擄掠
余家始及於難尤深悔不循六年五月之故軌也先是兩帥
濬長濠圍金陵城內賊不得食勢垂弊意謂大功成指顧聞
將驕兵玩賊之悍而狡者謀圍魏救趙計故僞忠王李秀成
僞侍王李世賢僞輔王楊輔清等各統十數萬衆由皖入浙
杭州戒嚴馳白羽告急日數至大營分師往援攻圍兵力漸
薄軍餉又爲和帥掌每四十五日發一月糧兵勇心攜貳以
懷張帥德未忍遽發旋忠逆等衆狡謀旣逞遂自餘杭長興
節節北來陷東壩句容溧水趨秣陵關僞英王陳玉成復自

思痛記

卷上

二

江浦渡江而南閏三月初七日起紛撲大營余家原計遷避
以眷口衆多人心猶豫不果行十三日叔父輩始謀挈眷抄
出大營東由龍潭渡江是日午後起程曾祖一支以下長幼
四十餘人行十五里至天印山腳下之某村族祖慶山家暫
息其地距營逾三十里維時傍晚又值大雷雨衣物盡溼不
能前行晚餐後東北角火起喧嚷騰沸近營一帶避難者紛
至沓來哭聲盈野急詢前途消息咸謂大營已潰龍潭一線
路又爲賊塞斷是夜舉衆不能寐相向以泣女眷有謀自盡
者苦勸乃止天明計無出婦女又僉言願回家死在一處不

得已復回而車夫夜已奔避無從招雇警報接踵乃各攜老
孥幼或背負其子女冒雨而行足深入泥淖中不可拔薄暮
抵家狼狽無人形四顧火光燭天人心惶然婦女自裁者絡
繹不絕見之不能止呼搶而已十五日賊大至余叔姪輩趨
避草田間晚後賊去踉蹌奔歸而男婦及僕婢已死亡散失
殆盡存者余祖母輩及幼小弟妹十數人亦皆奄奄一息哭
不成聲矣是夜各處尋覓婦女屍得余叔祖母徐孺人伯母
楊孺人母朱孺人叔母蔣孺人高孺人錢孺人陳孺人王孺
人張氏劉氏及余配毛氏並諸姑嫂弟婦姊妹輩幾二十人

思痛記

卷上

三

急槩葬之椎心泣血尤痛不得成喪復慰老者撫幼者瞠目
達旦十六日度賊來必眾田間不能避先與叔父輩扶老幼
避入佃戶草屋中復與一伯五叔一兄五弟共十三人同匿
於五進西樓窄巷中巷門遮以大樹細輓物藏於此者可百
數十箱通宅以此處最掩靜先二日賊之至者未被窺破咸
以爲暫避數日賊若遠去或可存活四叔普平以復出外探
消息另匿於三進扶梯後余亦欲出尋親族中同來暫避三
叔海峯斥曰自己尙不知死所猶欲出而尋人耶語未竟前
進有吹哨聲賊廩至樓上下奔走搜括若推雷車俄聞五進

家堂內

第五進中楹向
供祖先故名

大聲哀號乃東宅筠洲伯被賊搜出

弔打索銀曰若許大宅何得無銀號泣中忽有舉刀砍擊聲
凡數擊遂寂然余叔姪已神魂離舍腸結欲斷亦惟有束手
待斃而已日將昧聞一賊上樓至西首第一閒卽巷之閒壁
余臥室也搜尋踰刻出至門外自言曰此中必有所在口音
不知何處人旋走近扛運大櫥甫一動而巷門露賊推進日
光閃入余衆皆起立賊披紅縐衣面目兇惡駭絕莫知所之
賊亦不先下手惟曰出來出來余衆挨至門外植立若木賊
亦不卽殺但將十三人辮髮連結一處曰不準動動則殺卻

思痛記

卷上

四

乃進內以長槍擣穿屋頂全巷洞明賊見箱隻堆積幾滿似
欲呼他賊又恐分其物先拔短刀劈箱翻騰金銀物纏腰際
復揀成匹成段綢縐以單夾衣作袱令余衆各負一包當賊
進巷時入叔子林暗解辮結推余兄弟走皆不敢動叔乃急
趨下樓避入五叔臥室牀下賊以人多不省記遂獲免而余
衆十二人俱被賊驅之下樓過家堂前則筠洲伯已被戕衣
物書籍狼藉滿地門戶盡闢內外洞達聲影俱寂淒慘之狀
弗可觀大門外男婦屍二時已昏黃莫辨爲誰又見二十餘
賊驅村人之被擄者四五十人或結辮髮或以長索貫髮辮

根先後隨行賊謂他賊曰兄弟們今日發財又得了多少新

傢伙

賊彼此稱謂皆曰兄弟被擄良民曰新傢伙賊自居爲老傢伙老傢伙卽老兄弟新傢伙卽新兄弟

回館子頭子必有賞

賊謂其占踞之屋曰館子謂其目曰頭子因脅余衆隨之行

而自攜長桿槍尾於後一路屍骸衣物遍野溝渠河蕩中尤甚被擄而狼狽行者不絕於道稍一趑趄卽身首異處又有少年婦女披髮跣足僵僵啜泣賊或挈之隨行或縛於驢馬背上或使被擄壯男背負而走多有乘閒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號不已怒而被殺者令人不忍見不忍聞轉怪其不早自爲計也定更時至賊館爲相近秣陵關之馬鋪地方是夜

思痛記

卷上

五

復雨叔姪共囚一帳棚驢馬繫棚外哀鳴不已又聞隱隱擊楚聲殺人聲賊衆聚食歡呼聲飯至相顧驚懼不下咽棚漏雨坐處薦以亂草溼氣透裏衣棚前後看守各一人通宵目不閉地獄卽是眼前次早雨尤甚賊令將掠到皮衣揭取衣面爭相卷藏留製衣袴而以衣裏皮覆驢馬背蔽雨雖值數十百金亦不計以不便攜帶也余叔姪欲逸去以守者甚嚴卽使逸一二而未逸者必被害且他棚之逸者仍被拘回戮以警衆乃私語曰余叔姪竟不必逸生死一處卽死亦可無恨十八日酉刻忽一賊至曰頭子叫你們快隨我來起稍緩

卽努目以晉且以白刃作勢因隨之去行十數武進一破屋
向外設一桌桌後一椅一綠衣賊首紮黃綢蹲踞椅上卽所
謂頭子也賊引至前曰新傢伙們來了又曰快來見大人余
衆均至桌前木立噤不出聲亦不敢正視引領以待良久亦
不令殺忽大聲曰你們是一家人麼願回家否皆心急口吃
莫知所對曩聞賊詢人回家倘答以願回則曰送爾回去甫
出門卽被殺而以首示於衆曰此人要回家已送渠回家了
蓋欲絕彼擄者思家之念乃賊故智也五叔禹疇性果毅尤
孝友遽對曰我要回去曰何以你要回去怒目言曰家中人

思痛記

卷上

六

都死完了獨老母年踰六十前日尙存鄰家茅屋中今不知
死活要回去省視余衆聞之悚耳攝魄暗觸其衣使勿言恐
被害也叔父則侃侃而言兩目直視悲憤不可遏綠衣賊笑
曰好好送你去送你去回顧一賊曰你就送他去叔父不顧
而行余衆望其去淚盈睫不敢下亦遂不問余衆仍令賊拘
之回棚屬小心看守先是僞輔王下令云此次金陵解圍須
多擄百姓驅之南下其文弱不堪打仗者準以銀物贖歸此
特輔逆一股私意他股不若是也余衆固不知有是令回棚
依然默坐切念叔父不知死所酸楚中莫能作一語至薄暮

無消息再吹許遠見一賊持燈籠至行漸近見燈籠標字曰李裕後堂亨房祿記裕後乃余曾祖一支堂名亨字爲余祖一房記號福祿壽卽余先君及五叔八叔三房記號祿字五叔本房之字也驚疑間忽持燈賊徑至棚內曰汝家五爺已回家酬我銀十兩渠屬放心渠當陸續來贖你們明日我還要送二三人去此燈籠特持來示信語甚和面色頗不惡語畢匆匆去蓋持銀送與頭子且告以陸續求贖語也余衆心少定惟欲探祖母輩消息不可得自是每日歸者一二人三四人不等賊意非奢稍有所得卽置不問余至第四日始歸

思痛記

卷上

七

行至南陽村之三合橋地方遇伯叔兄弟輩於橋側之劉氏宗祠相抱而哭急詢祖母消息曰尙在鄰屋中心稍慰橋去家尙三里衝衢也諸叔曰回家之路賊往來不絕不可歸此處有賊首僞示云不再騷擾百姓無論真否且在此暫避再作他圖從此遂不得歸家家中老幼不復知其死生矣鄉人之集於是者二三百人自忖我叔姪止十餘人一遇賊皆不能免誠不若投於大羣勢衆或易避欲擠入人叢方不逮時嬖舅高渭賓自綠楊頭村名避難來余家亦在是仍計議遠避忽他隊賊過此披紅束綠挾新擄人百數十迤南而行復擄

余去行不半里適先擄余衆之賊亦由此行過高鼻立路旁爲緩頰卽喝令釋之因得脫此二次被擄閏三月二十一日事也二十二日諸叔曰賊僞示不足恃今觀賊相不善過路大隊且紛紛而來我十餘人同在一處設不測均被殺我家無遺類矣乃議二三人一起分頭避匿且戒之曰萬一再被擄勢必長驅南下各人宜小心不可太執性執性恐被害尤不可說業儒聞賊中亦重讀書人凡被擄卽收入賊巢司筆墨不易逃脫雖然萬事有定數見機而行他日或可爲漏網之魚正語間一人奔至曰後面又放火矣俄殺聲四起大隊

思痛記

卷上

八

又來余急拉胞弟盈之並遇族叔兆賢共趨村中劉姓宅偏室躲避至則已先有三十餘人衆急閉門以大石抵禦屏息於內從此同逃之叔姪十餘人僅一弟相隨此外又不復知其死生矣言猶在耳痛也何如日將晡左鄰火起衆大驚黠者援牆以觀曰尙隔一巷且係逆風無患也心仍忒忒不已忽聞擣門聲衆莫知所措中一人語衆曰遲早是死我輩人多若賊少可併力殺之擣門聲漸厲不十下門槽脫石自倒一賊提刀至衣黑短衣黑綢袴腰纏紅綠縐髮長若婦女面麻身短作湖廣語厲聲曰妖魔鬼

賊中罵人語也

還不出來連說兩

聲似未敢遽入余兄弟相抱一處頃之言欲殺賊者亦莫敢稍動此輩始有邪氣乘之故一出聲已足令人畏若豺虎俄又來數賊徑入內捉人麻面賊始入而將余弟兄及族叔又二鄉人拽之出以繩索聯貫其頂方押令隨行而身後一片哀號聲起蓋已被長槍刺傷數人鮮血濺余衣矣此次被擄方之前兩次尤危迫觀此情形魂魄俱喪而心轉若無懼自念既未卽殺或可免害又幸弟兄同在一處遂隨之出賊衆漫山遍野一望無際被擄者纍纍皆是行至村東小屋中將余等五人閉置一室反扣其扉已先有男婦二十餘人在內

思痛記

卷上

九

頃又有鄉人四名來忽又擄一女至年近二十中人姿乃余家佃戶同村麗國富之女來片時爲一長髮面美十三四歲之賊自西邊屋來招之使出曰頭子叫你女不肯去拽之行門閉如故俄聞東屋一人曰我止有此子十三歲世道若此總難存活知喬大人待人極好送來服侍大人隨語其子曰爾好好服侍大人聲極哀楚聞一賊曰狼好你這老頭兒腿怎麼樣曰左腿已斷不能活了賊乃留其子而遣其父嗚呼慘矣此老蓋逆料其子斷不能留不如出而獻之較勝於捉去得以不死或冀他日逃歸耳余弟兄默坐此室聲息不通

作楚囚對泣狀忽數賊推門入拖婦女去西首室內遂隱隱有啜泣聲哀號聲不堪入耳俄東邊賊目所謂喬大人者傳晚飯酒肉歡呼與婦女狎褻聲備至忽又有喊殺聲拖拽聲砍擊聲放火鎗聲闐闐不已蓋婦女不堪其擾稍拂賊意致被殺害不啻天翻地覆而余獨惜此婦此女之不早死也是夜屋前後看守甚嚴有一人夜半逸去旋捉回被亂刃死天甫明有賊來言曰速喫飯就要起程又曰我們頭子姓李湖北人東邊頭子姓喬湖南人幸而在我們這邊不殺你們若在喬大人手裏昨夜已都殺了你們出來試看那邊甫回顧

思痛記

卷上

十

則男婦屍堆積矣又二賊至其一卽麻面賊曰你們能打仗者充排面挑擔者充排尾

賊謂少壯者爲排面老弱者爲排尾

各人須自言不

言卽殺余弟兄莫能對賊擬以刀曰瞧你們不中用不如殺卻一賊稍文細著紅縐窄袖短襖黑縐袴曳花鞋辮結紅絲線曰你們能寫字否仍不敢答麻面賊曰此卽我們頭子李大人也你還不說乃曰不甚會寫字曰會做裁縫否曰不會曰然則你們能作何事盈之曰本不能作事何必要我們余恐見害急語曰只會打雜看門耳曰姓什麼余指盈之曰渠姓錢我姓周賊遂置之出門去余疑賊不卽殺又不置可否

其或釋我乎未踰刻忽傳令動身其時族叔亦在旁遂均爲
賊拽之出門以包裹三令各負其一行未數武見麗女已換
新衣首紫紅綢騎驢背上與賊目李姓並轡而立言笑自若
咸稱之曰貞人賊謂擄掠苟合之婦女曰貞人蓋已配賊目矣馬後有小賊
數輩年十三四五不等衣鮮豔衣紅辮線背負刀或令旗或
以紅黃綢包若木板者一塊長五寸許闊二三寸厚不及寸
蓋偽印也手則或攜短刀或藤條或虎叉貌都美麗白皙髮
長二三寸至尺餘咸稱之曰二大人或曰公子實皆賊之變
童也行則緊隨馬後佳則環侍左右寸步不離承顏希旨竭

思痛記

卷上

七

力作狐媚態而性又皆喜放火殺人噫殆兩閒戾氣所鍾歟
余等共縛一索被擠入衆中不敢不行又不敢作悲苦狀意
謂中途有隙或可脫逃復一轉念又甚悚懼時各路賊俱南
下號稱數百萬攻犯蘇杭途中十餘人駢比而趨擁塞紛呶
若鴉羣若蟻陣袤數十里無間斷其中真賊如兩粵兩湖江
西福建安徽及金陵城內者十之四五餘皆新擄者行至龍
都鎮見街西火猶未息而街東火又起死屍縱橫有身首異
處者至湖熟鎮亦然余家市房之在姚西大街者正兆焚如
騰騰熊勢冲霄漢貨物門窗器具隨所在皆是復出杜桂

東南趨足無停晷中途有疲弱老幼不良於行者稍一蹲坐亂刃交下斃於路旁或有突躍入河冀脫逃者甫入爭以長桿槍刺之或擊以火鎗百無一生水爲之赤農民欲逃而被覲破或逃而被獲立割其耳而反縛其手以行雖血流徧身不容住足逮頹憊甚乃殺之殆以其人強壯多力欲使充前敵怒其不肯爲之用故賊耳疾驅逮其將斃殺之以警衆也路旁小屋中或墳地幽曲處見一二老幼雖垂斃必刺之死或用槍尖挑一首轟一足以行至婦女幼弱被驅追踐踏而死抉眼流腸尤不可以數計行至一處忽聞停隊喫飯則見

思痛記

卷上

七

其空曠所在已有輒石徧支銅鐵鑊火猶未息散棄盂碗器物零腥剩穢蓋前行者已於此造飯作食去矣於是衆賊爭先占據或奔近村搜尋食物並命將新擄者肩負之米煮之不管生熟虎咽狼餐頃刻已畢余等恐饑不能行前車有鑿欲食而苦不得下咽勉強食數日遂亦棄之時見捉回鄉人十數名賊爭相砍殺余不敢視方轉背一賊奔至曰汝不欲見耶偏要汝見強拽之轉而拖一人至前戮使衆視其人已倒地賊握其辮髮就頸後砍之一刀甫下尙聞呼號聲二刀卽不動三刀頭已斷僅連喉間軟皮割之使落鮮血噴三尺

外亦有一二刀頭墮地者十餘人頃刻畢命刀聲訶然賊舉首謂衆曰逃則照樣說畢向空擲下提刀而去余衆尙木立而賊衆喝令前行矣時天氣悶熱地滑泥浮鞋襪已去其一足不自主日跌行六十里至句容縣城以相近之城門閉塞遽入一門城腳腐屍縱橫忽一舉足若踣入淤泥中深沒踝而有物梗格刺腳底回顧則正在屍腹中驚駭欲絕復爲屍絆仆未及起後人已擁至腿爲踏傷盡力挽前賊衣始得立乃又爲其刀尖戳傷手指種種危迫尙是大幸使竟不獲起立踐踏以死或以盡力拽此賊衣賊怒而殺之則腐於足下

思痛記

卷上

三

者又多一个矣惟時不覺痛楚隨之入城賊住一廟中繫余等於兩廊下俄李賊偕麗女及數小賊感到大呼洗浴水至無洗具接以木桶忽一小賊命二人扛盆至乃假諸鄰館賊大喜裸體當衆洗之諸小賊亦洗他賊亦有洗者甫畢狂呼拏酒飯忽又來廊下牽二人去使燒火搬物殿上僅一神案賊衆以衣包高疊若椳環坐而食旁支木板麗女及小賊七八人就而食之觀案上賊僅六人連小賊共十三四人而兩廊同難者幾二十人簷列長槍七桿旗二桿賊之衣物緊束桿上餘皆食物楨擔忽又令兩廊各去二人搬飯飯以木桶

扛至均卽就椀取飯有瘦肉二大椀生硬而香疑之蓋驢腿
在路受傷殺以佐食耳余初不覺飢坐定飢極弟兄各食飯
二大椀茶則無有矣聞殿後屋被焚賊皆就殿上料理臥處
殿三閒偶象早經擊碎李賊就中閒神龕內鋪設東西龕眾
賊爭據之龕寬展各容三四人麗女亦在中龕而以大旗遮
掩賊慮兩廊人逃逸使均至殿上而地臥而令二賊臥殿前
游廊守之余弟兄同臥一處憊極漸睡去覺有人語曰汝弟
兄宜小心三日後無患矣俄又聞大聲喊殺驚醒夢也殆連
日憂懼恐怖所致歎抑否耶復睡去天明始醒手足痛甚而
思痛記

卷上

十四

亟思食飯至黑硬若石子仍強咽二椀食量陡大若此真詭
事也日出復促令起身仍各負包物出城東南馳排擠擁塞
一若昨月初行肢體痛楚漸行亦漸不覺日隅中行益急旁
一賊隨行隨解衣袖窄肘不易出使力過猛後肘觸余肋痛
徹心髓眼爲之黑仍閉目俯首忍痛行聞賊言前有房屋將
就彼喫飯少頃果到賊眾就各空屋生火煮飯余得少息設
再行必殆矣余不欲食盈之取飯至勸之食少許喘未定前
隊賊又發喊起行矣過一大村落屋燬盡淨臨河大樹以百
計樹下各有死屍一二具反縛樹身肢體焦黑無完膚樹亦

無枝葉蓋賊縛人於樹施焚如酷毒一至於此行不百武聞
說河梁已斷須渡水驚甚謂盈之曰渡水必死不渡死尤速
汝緊牽我衣尙可死在一處逮至河沿見有板壁門窗聯絡
成筏十數具浮水面賊首已先渡余等至有賊提刀驅使登
筏筏容十數人彼岸賊牽筏上繩以達板木溼滑因而墮落
者若投石於水纍纍不絕以其中或有幼者弱者立不穩卽
失足致聯貫者遂皆被拖落也余弟兄足踏處係窗之格眼
得穩立同難者鑿於前車復著力扶挾故免於死乃行不數
里又隔一水幸尙淺狹賊多以槍桿轟地借力躍過同難者
思痛記

卷上

五

咸涉水而行水深過膝衣袴盡溼若是者凡五六日暮抵丹
陽又九十里矣丹邑爲土城失守後冊缺已甚賊衆自缺口
入不辨其方向入城後一賊持旗疾趨云先去打館子賊謂

屯住日逮至一處門首豎紅旗白字爲典聖糧等字樣趣余
打館子

等進內一油坊也賊住正屋而處余等十數人及他館之新
被擄者三四十人於後面矮屋守以數賊屋頗寬展無閒隔
惟大磨數十具空隙處牛糞塞滿青蠅作聲各踞磨盤坐作
牛喘鄉人之黠者謂守賊曰我輩已隨行數百里諒難逃逸
皆願順從乞暫釋其繩準一二人到廚下取水飲賊允之釋

三四人隨之行俄扛二木桶至茶也且有碗十餘事於是爭取碗灌之又若牛飲然余弟兄亦各得一碗雖碗垢凸起茶若泥漿不亞玉之漿瓊之液也有數賊來言天忽奇寒頭子令各人往尋物事速隨我來遂令各去其索余不知何意驚甚轉念既許取茶飲或無有他變遂亦隨衆行一人私詢黠者何意答以想必要我輩尋鋪蓋禦寒耳黠者復乘機詢賊良然至相近一家門內女屍數具穢甚室尙有牀帳瓶盂器皿翻倒徧地一小兒屍伏牀下各人以夜臥無具逐室尋覓賊亦東掀西撥或以刀剗地之隙處翼得財物時已昏黑余

思痛記

卷上

六

弟兄癡立不知所爲同難中有一張姓者曰磨盤上弗能睡人皆搬取木板爾亦要否曰力不逮安能致此曰我可帶去又一人與被絮一卷曰夜來恐受涼耳余甚德之之二人者乃鄰村農人嘗受惠余家盈之已告知姓氏故有是關切也與盈之扛木板置盤上飯至各取飯和茶就木板食既坐觀動靜正欲睡盈之頭痛甚試以兩指就其頸後力拈之現紫色痧也復拈其四肢曲處覆以被絮使安睡余一夜焦思曲肱以守困極甫睡去耳畔人聲嘈雜驚起則又須喫飯前行矣急喚盈之醒詢頭痛否曰愈矣殆拈痧後氣血行動又安

睡徹夜遂竟愈大幸也使痛不得行尙堪問乎飯未畢數賊至仍以麻繩聯貫其頸押令前行聞昨夜賊復得鄉人二幼童三自他館逸出被獲者余等包裏得彼分負之賊言奉令須速行今日至金壇連夜攻城蓋丹陽溧陽高淳溧水句容諸邑俱早陷金邑自閏三月初閒解圍至是復攻圍也亭午不少駐聞今日必至金壇始喫飯賊衆益狼奔豕突舉刀喝令速走日未昃抵金壇之北門前面黑煙沖霄礮聲震耳乃前隊賊已先至交仗矣擄余衆之賊目李姓乃僞管糧官向居後隊因擇城東北隅距城一二里許臨河一古廟住下專

思痛記

卷上

七

就四鄉打糧濟賊食同難者得免列前隊當矢石至是始知其故咸竊幸之此閏三月二十五日事也余弟兄體素弱余尤瘦甚居家讀書未嘗行遠聞至戚家雖五七里必有代步者此次被難日或六十里或九十里一連三日若似乎有神助其實乃因插入衆中手拽前人衣後人復拽余衣推之挽之非我所主足底皮肉若浮漚箇箇潰爛其不弊於中途被蹂踐者蓋死期猶未至耳坐未定賊目令造飯飯甫畢急促衆賊帶被擄之強壯者十餘人往近村一帶搬木板尋物件又令余等數人收拾打掃至是貫項索獲解去殿後屋五間

賊目攜龐女居其一二三小賊居其一餘爲賊衆四五人並
數小賊居之殿正中設一桌桌後南向設一椅若公案然曰
天父堂殿東壁一桌堆紙筆爲賊之掌書記處殿西置刀槍
旗械兩廊亦遮以門板篋簾布地支板高五六寸處余等被
難者二十餘人大門內左右各一閒另二賊居以守門一卽
麻面賊也廟左右有屋舍平行處多支藍白布帳棚皆他館
賊居止處料量畢李賊出坐殿中椅上語一年約二十餘髮
已如辮長面白身倭瘦賊曰掌書大人老賊司筆札者通稱
曰掌書大人髮短者
曰先要備表文敬天父一稱拜上帝賊隨去少頃握黃紙一通置
思痛記

卷上

六

桌上又一賊傳人曰俱來拜上帝隨見長髮賊大小十三四
人至分兩邊挨次立李賊立正中面向外復謂一賊曰可令
新傢伙們立廊前觀聽余衆至則李賊首倡羣賊和之似係
四字一句不了了約二十餘句倡畢所謂掌書大人者趨至
桌前北向捧黃紙不知喃喃作何語讀罷就火焚之聞七日
一禮拜屆期必若是是卽賊剿襲西洋天主教以惑衆者也
賊目令衆坐於是踞者蹲者蹠足者倚肩搭背舞手動腳者
賊相畢露小賊三三人立賊目後裝水煙呼余衆至問姓名
各報訖至余余答曰周繼成盈之曰錢復保掌書一一註簿

此後各於姓上加一老字因呼余曰老周賊目又言爾眾係
新來人宜一心歸順天朝賊中自謂曰天朝不可逃走逃走必死復

間能挑擔打先鋒賊謂四處掠曰打先鋒者須自言強壯者咸答曰能

剩余弟兄及一族叔一老者一病者三幼者共八人不知所

對幼童一最小約十歲極清秀者賊目收爲義子其二均十

三四歲爲守門二賊索去余五人答皆不能挑擔只會打雜

賊乃派令打雜心始定又曰我是典聖糧官指各賊曰他們

都是老兄弟指所謂掌書大人曰他是先生本隊總頭子是

邇天義偽王以下偽爵之尊者有六曰義曰安曰福曰燕曰
豫曰侯等名目每字上加一天字天字上復別以某

思痛記 卷上 九

字姓黎湖南人屬於侍王現在侍王調我們邇天義同值天

義盛大人攻打金壇打破後即派駐守此城不再他往此閒

左右館子係各典官管理軍械旗幟服食等項連我共有三

十六名目爲邇天義屬下三十六典官恆居後隊毋庸打仗

爾眾安心勿想家其不爲前敵所擄亦大幸也自明日起逐

日隨老兄弟們去打糧不能去者留館燒火當差說畢令人

帶回賊眾亦都散此又賊中所謂講道理也回至廊下均極

疲憊曲肱而臥衾枕並無亦不覺寒竟酣然睡去次日早起

肢體痛絕踝肉破爛盈之腿足且浮腫皆不良於行動早飯

畢各館四出抄掠人馬喧闐近城一帶鎗礮不絕鉛彈有飛至屋上鏗然作聲者余弟兄驚懼相顧淚盈睫欲逃無隙又各牽制不忍獨行且並不識路徑忽一賊稱俞百長者皖南人來派余等五人事而以燒火牧驢馬兩事屬余弟兄因見腿足俱壞不堪奔走猶事之安逸者也自是遂住下偃僕興作無人形彼此戒勿道出真姓名尤不便時作私語恐彼覘破防逃逸不使共處也是處爲衝衢門首石橋已斷河下屍滔滔皆是賊衆自鄉抄掠回多經過門首殺戮之慘蹂躪之酷無日無之筆難盡述姑略言以見其概焉其被擄之強壯

思痛記

卷上

三

者以白刃逼令居前隊當矢石無論矣弱者存活十不二三餘則或亂槍斃死亂刀砍死或帶活剖腹摘取心肝或繫首於樹積薪胯下焚灼若火鎗擊死快刀殺死猶死之善者婦女貌陋者亦多死美者至沿路逼淫力拒慘死者十之六七或帶至賊館充貞人少違意使衆賊輪姦至憊極而後殺之有賊目汪典鐵喬巴眼者俱楚南人尤殘忍嗜殺汪擄一婦及其五六歲一女留館多日忽詭稱送婦及其女回家婦欣然使女前行婦居次汪賊提刀以隨纔行數十武忽向婦頸後力砍一刀婦仆哀求再一刀頭落置頭女肩使負回女力

不逮倒地汪掖之起舉刀向女頤門盡力劈之立斃狂笑而回喬賊一日擄數人至慮其逃逸設毒計以警之乃遞刀與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內一人不割喬賊曰汝不欲割渠耶渠爲汝何人實告則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耳或喜殺渠頭乃另喚一人拽渠叔辮髮使跪地與刀令砍之謂如不砍卽砍汝復以他賊刀擬其頸其人甯死不應喬怒甚立殺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卽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衆食之荒淫穢惡不一而足惟幼童之美者爭相奪取設心尤不可問賊蓋以金邑屢攻不下死傷實多出而擄掠

思痛記

卷上

五

者亦時被鄉民截殺恨毒遂不可解負志節者自盡固多此則一念貪生致遭毒辱深可歎也各館有私逸者追回必殺殺時衆賊爭先取刀一若以殺人爲極樂事者閒有不殺必割耳剜鼻或束鍼五六枚就其人兩頰或額上刺太平天国賊中諺以真心殺妖等字塗黑水使透入骨謂之切字或未固作國被追回亦多半復爲他館携同一不免李姓目尙不嗜殺然館中所謂掌書大人陸疇楷者金陵大中橋人癸丑城陷被擄性與汪典鐵輩同以殺人爲快事同難中及續擄之金邑人共逸六人去捉回者四人皆此賊對衆殺之此處儼然殺

人廠每近黃昏風物慘淡鬼聲啾啾悚人毛骨賊初不畏怯
七月初旬至白晝現形賊夜臥無故驚喊他館亦然幾於無
處非鬼草木皆兵夜不敢眠令衆鳴鉦施銃以達旦余觀此
益不敢逃又咸以飲水不潔受濕毒之氣生瘡疥備嘗辛苦
骨立形銷一日盈之正牧馬田閒余適赴河下淘米相與竊
議信步去館里許正欲乘閒逃逸值館中汪賊打糧回遇見
詢余何來此心虛無以應詢盈之則曰來牧牲口耳均被帶
歸以盈之未離牲口無逃逸形迹置不問乃以余逃走告李
不由分辨李賊適與一黃衣賊對飲余度必死閉目立以待
思痛記

卷上

三

李賊喝令殺黃衣賊爲緩頰李曰看公子情面此次免死隨
呼切字陸賊以鍼至余憤極以爲刺字則終身不能去不若
死卻乾淨時方寸已亂無所懼怯乃大聲曰甯死不願刺字
陸來刺極力以拒李賊既笑且詈黃衣賊復請免李首肯汪
賊在旁掣刀背盡力向肩際一擊曰饒你了余痛絕暈地黃
衣賊者余未嘗見過訪之爲浙江人逆公子也善念頓生
肯爲緩頰微斯人余萬不獲免矣聞值遡兩酋下令七月望
前必須破城並令後隊偽典官各選數人幫助於是自初十
日起盡力攻城更剋地道貫火藥轟之其時東北門外尙有

官兵石壘二座與城相犄角甚勇銳賊連日死戰夜不收隊
賊飯乃各館擔送李賊館中派二賊往一日三餐令同難中
輸流扛送一賊押之以行不行則努目擬以白刃余弟兄各
送兩次經險要處鎗礮彈簇簇若雨點各館送飯者踵相接
咸低首蹶蹙而行中彈倒地所在皆是有缺一臂傷一脛倒
於路旁呻楚中欲轉身而力不逮者余心神不自主但強制
以却數兩字盈之送三次幸未死余初次亦未死二次則危
迫萬分蓋正行間扛物首途者中彈腦裂而仆飯具傾覆余
方驚避又一彈飛過小於拳有與余參錯行者復中肩暈絕
思痛記

卷上

三

於地隨行賊亦懼甚曰今日恁利害又不能不送急與余收
拾飯具蹲地少頃度余不能獨攜乃共扛之而使余居前行
不數十武則兩彈聯至一距余頂僅尺許而過一自余腦後
馳過呼呼然聲若箭羽辮髮爲少傷余幾仆色變股栗賊仍
不使少停促令急行踰此始稍定此正營城犄角處故鉛彈
三面交馳也賊食畢令棄飯具蛇行而歸每輪應往弟兄忍
淚相視心爲之碎計同難中以送飯死者三人傷二人余弟
兄俱幸不死要誠有數存乎其間耳

思痛記卷下

江甯李圭小池

七月十七日金壇失守以地道火發城垣陷賊隊遂猛進呼
喊聲鎗礮聲聞十數里守將周參戎天孚艾參戎得勝及李
邑令淮等死之周參戎尤驍勇力戰死葬城內隙地後見賊
發其墓散其骸注水滿棺中緣參戎殺賊最多爲賊積恨最
深故也李賊聞信先令二賊入城打館方收拾進城迺逆傳
令後隊次日再進以城內尙須搜殺也是夜咸慮進城後更
不易出多竊議偕逃詎賊衆亦料及此先於各路口巡守之

思痛記

卷下

一

夜半逸一人鄰館亦逸三人均被捉回呼衆起視舉火殺之
十八日李賊進城驅余等同行新舊屍填塞街巷穢甚城河
原窄狹水爲之不流赤白膏凸水面浮漚大於盎以居人逆
料城破必遭慘殺先自爲計者十之七八後死者直無人收
屍天又酷熱其新屍則兵勇居多未死者婦女幼童而外餘
則一見卽殺方欲哀求已身首異處李賊館於儒學署當進
城時賊防余等乘間逃逸仍貫索以行至則見署內外文卷
衣物狼藉滿地門外有被戕兵勇五六十人照壁旁仰臥一女
屍身受鱗傷下體復被一箭殆拒辱慘死者賊令衆拖入學

前泮池就署內收拾一若爲久遠之計者上房李賊攜龐女並諸小賊居其西而其東則使僞百長陳姓汪姓等居之進城新獲一女李以與陳陳江右人年二十許性好殺數年前亦李所嬖也中進使屠余衆被難者每夜於小賊中輪流值宿監守前進東首俞姓麻面兩賊西首掌書陸賊攜其變童小陳居之後進中室爲天父堂前爲寫字處聞有合明日起限三日令各館新被擄者將城內外屍首拖至遠處掘土掩埋時余衆瘡疥被體操作已不勝其苦語盈之曰曩被擄時不言能寫字者恐深入賊館未易脫出耳今實辛苦備嘗炎

思痛記

卷下

二

夏以來瘡疾加劇精力憊極不堪再任操作居城外尙未敢遽逃旣進城更難爲計況我輩出門卽不辨方向逃亦必死今後當設法見機而作是晚賊敬天父後將寫文書與僞侍王賀金色攻破也陸疇楷蹲踞椅上李賊坐其旁桌置紙筆黃封套又一長刀裹以綠縐陸賊殺人具也各有小賊立其旁裝水煙他賊亦圍聚以觀陸賊手拂黃紙捉筆苦思良久寫一二十字不愜意則扯碎入口爛嚼唾去如此者三余立他賊後竊觀之一賊曰爾敢來看亦能寫否應聲曰能陸賊怒欲取刀來擊李賊詢爲誰賊曰老周曰渠旣能寫卽令渠

寫曰汝來試寫幾字與掌書看余欲藉以稍養息也因書余捏造之姓名周繼成三字與看李賊大讚賞連稱寫字頗光蓋賊不識丁見筆畫略整卽以光字稱之陸賊則尙能辨也陸命人取笈令坐與黃紙一摺疊若稟摺然曰金壇已破頭子應申賀侍王汝好好寫來且教以格式稱謂余就其語義書之陸賊氣平令讀使李聽李亦喜旋詰當日何不實告曰不告者欲逃歸耳今入城矣欲去更不易且在此三四月看來無性命之憂既不能去何妨且做先生保我病軀諸賊深信之李卽命人收拾臥處與陸閒壁居他事不令作專幫陸

思痛記

卷下

三

寫字復乘機請準錢復保來幫助賊欣然諾卽與余同住一室自是兩人遂不供諸苦差次日拖屍出城亦獲免此蓋余之苦心藉此休息殘軀徐爲之計耳十九日汪典鐵來約陸疇楷殺人陸欣然握刀促余同行至文廟前殿東西兩偏室院內各有男婦大小六七十人避匿於此已數日不食面無人色汪提刀趨右院陸在左院陸令余殺余不應以余已司文札不再逼而令余視其殺刀落人死頃刻畢數十命地爲之赤有一二歲小兒先置其母腹腰截之然後殺其母復拉余至右院視汪殺至則汪正在一一剖人腹焉陸已憊極

拖刀而回面色呆白氣喘語急余曰何必殺渠衆不殺亦必死陸言殺人最快事爾敢勸我耶目復努余懼禍遂不盡言噫此輩若得善死直無天也回館命小陳取燒酒飲又大聲命水浴身水來稍遲則蹬足狂詈怒不可遏浴畢吸鴉片十數筒始復人形是夜兆賢叔偕兩金邑人逸去二十日有館於學前大宅內僞正典糧官石明幹者亦湖北人來與李賊議派人掃除大殿明倫堂等處堆積米石於是兩館各派十數人往他郡邑 文廟多供牌位金邑獨 聖像巍峩賊衆令數十人背負繩索盡力拽之忽轟然而仆壓斃湖南賊一

思痛記

卷下

四

傷賊三一卽陸也右踝幾折肩肋傷尤重氣欲絕料必斃矣擡回不一月竟愈第爲廢人嗣後筆墨遂專責余弟余不欲他聞終日居室中故無可紀之事一日李賊來笑謂余曰爾姓李指盈之曰渠亦姓李爾二人兄弟也爾家居夏莊多讀書人何以詭言周姓錢姓殆仍欲逃逸耶勸今後勿作此想我已派人到過爾家爾五叔有信來隨遞信一紙無封套言汝二人尙在人聞我心甚慰旣仍同在一處總宜小心不必想家卽歸來亦不能過活云云蓋叔父親筆也李賊又曰倘竟逸去必殺爾叔燒爾屋余曰事已若此更有何說我弟

兄當照來信永不歸去況已做寫字人又不辛苦從此安心
在此閒若不余信派人嚴守之何如李曰料爾弟兄亦不敢
去耳遂出余反覆閱信憂喜交至憂則歸計更不易言設因
此弟兄離散事尤難處惟叔父尙無恙在家誠足喜也盈之
曰此何人道破又何能認識家中疑慮開恍然悟曰必龐女
之言也伺李出往問女誠然蓋女父國富數日前探女至見
余弟兄同被擄欣以告女欲使知余弟兄亦尙在此其實女
固知之特未明言至是始洩於李李遂派汪陳兩賊偕國富
往告於叔藉以囑使不敢歸而其女或有所恃得以自解

思痛記

卷下

五

自慰耳夜閒謂盈之曰今而後恐不能同處矣尙竟分往他
館宜加意謹慎一切聽余消息次日李果商之石明幹使盈
之與彼館新據一人調換石館所謂先生者安徽蕪湖人年
約六十鬚髮俱白精神爽健善氣迎人擄經三四年老茂才
也性情與陸疇楷判若天淵調來者馮姓和州人雖粗解文
字而行爲殊非我輩余亦聽之自是弟兄離隔幸同爲後隊
此老亦尙可依也嗣後李賊假以詞色結之飲食加厚時令
麗女來勸慰余深惡之雖極搶白不怨也踰兩月國富又至
偕一五十歲許老人一二十許女子又一四十許婦人婦卽

國富女弟來伴其女者其老人女子云係父女劉姓與龐有瓜葛者李令龐女與其姑同處同食資慰藉自與國富食國富居首坐龐然自大以與頭子共食傲衆人李亦曲盡謙讓以媚其女李遣劉氏父女居西首偏室令其休息衆莫解故或謂將爲陸之配也一日晚餐後李令小賊邀余進內勸納劉女余詫甚力辭而出俄又招入曲意相勸龐氏姑姪亦婉言解說繼以恐嚇余曰試問欲余納彼何意曰令渠服侍無他意也曰僞也特恐余他逸冀有所留戀終身在此耳不知余欲去雖嚴守之仍無益也余不欲去卽曩之席地而臥冷

思痛記

卷下

六

飯粗茶亦甘之何用此美人計爲余身居虎口不知死活猶欲造孽耶復出閉門而臥次日李令陸再言憤極莫知所措而李已令人收拾臥處度不能免謂龐女曰頭子美意難卻第我瘡疾未愈兩腕兩踝胸次瘡毒正潰爛須調養宜緩至來春否則反速余死也女首肯復諄諄屬託女果言於李事獲緩此亦龐父女欲施籠絡計也十二月喬賊送來字畫李屬余就中堂張挂幅長甚須援梯辭以胸際瘡痛復屬陸陸亦病馮又值他往李怒大詈余欲激陸怒使與李鬪因曰我新傢伙也無能爲爾亦甘受其詈耶陸果怒一躍而出欲

與李併命李以陸爲老賊不與爭復拉李同赴邇逆處喊訴
經衆勸解以故李陸怨甚維時邇逆股衆已得調赴徽州打
仗之信正月內起程專以值逆守金邑余之使李陸結怨者
實欲藉此去而之他賊中所謂過館而使盈之先回家則李
必不疑其回家而疑其不欲赴徽相偕而匿於值逆隊中守
城圖安逸余卻偕陸他往一面密屬盈之同日出城則盈之
之歸或無後患耳是晚遂登陸過館陸欣然曰先得我心事
在必行且言溧陽某館我舊交當往歸之密定歲除日動身
並偕小陳及一皖人一浙人一句容人同往余至石賊館招
盈之語以故定屆期一早出城弟往家鄉一方抄小路行余
等出城赴溧陽又慮盈之難獨行適石館中有劉姓者南陽
村老農至誠人也余商之願偕行因揖劉曰吾弟交與君矣
屆期必行諸惟慎密苟誤事不保首領劉諾旣思遍地皆賊
無僞路票必稽阻復回館填寫鈐以僞印票中詭言至鎮江
一帶採買食物送交盈之珍重而別劉姓而外無知者屆期
余偕陸賊等五人出南門行盈之處不及知照其行與否福
耶禍耶不得消息矣陸不良於行又咯血余亦甚委頓趨小
路三日始至溧陽溧陽守賊亦屬侍逆有涑天燕艷姓者湖

北人卽陸賊舊相識遂入其館酈從侍逆犯皖未歸館中主
事乃其假子桂芳及二三僞屬又本城少婦二酈及假子各
據其一者桂芳江右人貌韶秀通文墨年十六爲酈據充公
子今八年矣居館多暇喜作韻語纏綿悱惻頗如其人余惜
之又深恥之城內爲侍逆巢穴僞府在焉賊館甚安靜居處
若無事然街衢往來與平人等鄉人蓄髮來此擺攤貿易各
物咸備城外瓦礫場搭草屋稱買賣街土倡且爭趨之蓋自
失守幾及一載賊酷烈之氣銷磨於子女玉帛中故漸得與
百姓無擾余念盈之到家後若竟被金壇賊尋至家中人必
思痛記

卷下

八

以未歸抵飾賊或疑余弟兄同過館不之究又恐國富暗中
唆使患生不測繼思國富佃余家田數世多待以恩或不
至此展轉尋思五內若鹿盧然復自解憂慮無益少緩余當自
爲歸計今居此較清靜一無所事欲將庚申閏月以來被難
情形筆之於紙而方寸不定舉筆輒停不知從何說起惟終
日書空咄咄或擁被以臥耳三月陸約赴西門外買賣街有
設肆賣藥者面頗熟近前卻先呼余名乃族人開恕以陸隨
行不便語數日後余借故獨出詢以家事及盈之到家否答
以久出弗知因密約偕歸行有日矣爲陸覲破告桂芳諸人

暗中牽制竟不果絕好機會交臂而失殆難星未脫歟五月侍逆所蓄伶人於城外演劇陸約往觀伶多皖人壯年長髮生旦多其變童醜態畢露余厭之天氣蒸鬱欲先歸陸弗許俄覺心煩目眩不省人事蓋痧也有湖南人攜挑痧具適在旁爲施數十鍼見血始甦已仆地踰刻矣陸言初刺二十餘鍼無血衆謂莫救擬置僻處令人埋之此人力阻復盡力刺兩腿曲處始見紫黑血再刺脣際二鍼始出聲不然已被人埋諸地下嗚呼使無此人甯復得追思往事耶徒以狼狽回館未及詢其姓字亦未言謝片語至今猶若負疚然惟略記

思痛記

卷下

九

其年約五十許花白長鬚長身鶴立或言其人賣藥黃州被賊擄數年矣酈賊所擄婦妖好愈桂芳婦酈出桂芳私數月矣時酷暑桂芳醉臥婦迎涼院中陸因與通有僞屬典茶江賊者素忌陸知其事欲告桂芳無證據留心察視致陸死命小陳知之言於陸陸懼禍不自安思戕江無隙而桂芳已稍聞矣七月初旬陸復約往觀劇有負鳥槍來者爲金壇李賊館中鳳陽人方老小余等驚甚謂必李館尋至矣陸度不及脫欲與鬪方急止曰我亦過館者船在河下盍往一談因隨行盤詰再四信之船中男婦八九人方之母妻及其友自

鳳陽來投賊者問何往曰蘇州蓋方戚有僞城天侯者和州人梁姓在蘇馳信招方方復回鳳陽攜家往歸也余急詢余等離金壇後石明幹館中亦有人去否曰石館錢先生及一劉姓老人同日他往詢兩館人動身後賊追尋否曰是日至晚始覺石館覓錢劉二人亦不見於是兩館頭子言於邇逆意謂必係不欲赴徽而匿值逆隊中希冀守城乃閉門大索一夜次日至午仍不得復令馬賊十七四出尋覓詢有被追回者否曰無又詢龐國富來過否曰無曾派人赴余家探問否曰頭子謂兩館人必同過館殊自怨艾後遂置不問余心

息痛記

卷下

十

始大慰自幸盈之之歸無患而計之得如願以償也陸懷鬼胎慮江賊不下已桂芳亦嘖有煩言乃與方謀同赴蘇又慮余洩其事逼余偕往隨令小陳回館取其細軟當晚開船越五日抵蘇而梁姓賊目已爲僞帥僚天義鄧光明調去先二日起隊由嘉興往石門縣矣方在蘇停船二日復開行經太湖寶帶橋東首聞吹角聲倏忽小船紛集數十艘鎗彈雨下同行賊艘共十餘亦施鎗礮隨敵隨行方左腿受彈自取刀剗出裹以布促柁工速行喊聲雷動余蠖曲艙中瞋目靜聽自忖鎗船必係官兵若來船當自陳被難實情或可免復慮

倉卒閒未必容自陳仍弗免玉石俱碎危懼栗栗幾不自持
俄聞柁工亦中彈墮湖死方自握柁禦良久始突出其實非
官兵乃湖中鎗匪見賊船少突來攫取財物耳次日抵嘉興
又二日至石門方往見梁喜甚惜其腿傷弗克爲前敵乃分
其館之文弱及受傷者約二十人此次新來男婦十數人別
爲一館使爲之目陸賊副之遂住石門初梁在和州時與其
黨數十人結爲兄弟同生死由擒匪投賊方最幼咸呼爲老
小人尙誠直母年六十許矯健若男子妻亦大腳似皆可充
前敵者賊館湫隘余瘡已愈惟兩踝破爛不易收口至是更
思痛記

卷下

十一

甚近雖無甚拘束顧愈行愈遠欲歸不得髮蝨纍纍若囚犯
憤極每搔首蹬足繼之以泣九月下旬起忠逆率其悍黨分
塗攻撲杭州調石門守賊鄧光明赴杭梁隨行留方住石門
館余終日無事苦無可語者仍以一睡字訣消歲月忽小陳
攜書一筐至喜極檢視之乃破殘字典十餘本置牀頭如獲
至寶又一日館中新擄鄉人四五輩相偕亡去當夕拘回三
人方令殺之陸已取刀矣余急語方曰此三人逃去固應殺
然我輩皆是過來人請赦之我保其不再逃陸顧余笑方問
故陸以余逸去捉回事語之方意始釋令刺字余固說復免

方本誠厚且最喜聽因果事陸亦爲病所苦無曩之殘忍故
得余一言三人獲免亦係命該不絕耳十一月二十八日杭
城陷王中丞有齡張學政錫庚瑞將軍昌傑都統純文總戎
瑞麟署布政使趾甯按察使曾綸暹糧道福胡道元博彭道
斯舉朱道琦吳署仁和縣令保豐諸公死之布政使林福祥
總兵米興朝一輩胥不死後有以罪伏軍法者有從賊而仍
見殺於賊者有受僞職意氣揚揚更肆虐於民者吁兩大聞
亦胡爲而竟有若輩哉駐防闔營皆殉嗟夫不徒死之謂何
梁賊令方仍駐石門嗣聞忠逆以攻陷杭州鄧光明尤悍勇
思痛記

卷下

三

封僞歸王與僞天將童容海守杭不他調於是梁賊令方偕
余等二三十人以往十二月望前抵杭歸逆踞布政使署梁
賊踞望仙橋下某參鋪爲館方館余等於附近梁賊一雜貨
鋪中杭被困兩月餘水洩不通久乏糧人多餓死城陷幾兩
旬尙有伏屍側而攫食其肉者悲慘之情目擊淚下余嘗力
勸方請於梁以米穀散給之賊中咸詫爲異雖事僅數日使
梁非僞顯官又爲歸逆親信必不能也一日歸逆下令各隊
日分排面排尾兩起具冊送往點名逆踞坐大堂衣黃袍戴
黃綢賊式便帽年三十許面白皙兩腕珠寶釧各三四事帽

攢大珠十數粒前列方桌四置冊籍筆硯偽屬官有曰軍政
司者六人左右坐曰掌書大人者十餘人列坐其次先點排
面次排尾有一賊與侍逆同姓名歸逆怒其犯諱立傳其館
先生殺之而降其館之目一切舉動若演劇然閱二日點畢
共六萬數千人排面居十之七排尾中男者居十之二三女
不及千人蓋欲細核實數定日需口糧若干此僅歸逆一股
聞童逆尙不止此數賊中度歲亦行賀禮衣鮮衣往來街衢
頭目或衣五色短衣首纏紅黃綢乘馬五七人一起馬前各
有舉偽銜旗者一人擎紅黃傘者一人馬後隨小賊一二人
進門必齊喊升官發財見館目則上前一跪館目答跪偽職
較大不答跪略一蹲地種種賊相適足噴飯頭目之婦所謂
貞人者亦多窄袖豔裝不挽髻用采線結辮盤額上抹粉塗
脂乘馬得得行有小賊一二人於轡首護持之往來稱賀全
不爲怪賊嗜賭有所謂扛子寶者選乾隆青錢二枚旋轉之
覆以盃猜字背圍聚徹夜不息一語不洽輒努目拍案甚至
舉刀相向舍此無他賭法云是楚中無賴所尙取簡便也平
時或示禁度歲則弛故大小街巷幾無一處非賭扛子寶者
歸逆隊中四鄉掠到米穀都分別堆積良山門內大倉幾十

萬石管糧爲僞戶政司乃梁賊所兼初僅派六七人看守嗣

因開倉由仁錢兩僞監軍賊中監軍猶縣令也派人憑歸逆票來倉領

米分散城鄉賊館並領穀下鄉散種梁派陸往司收發數目

陸以病辭而慫慂余往梁令方派賊十二人與余同住倉中

派來賊皆皖人性多直率其中有徐張二人尤良馴司持籌

過斛暇時爲之講解因果事及詢其各家當日遭難苦情至

有泣下者余見其可動益結以善詞曉以大義爲若輩深敬

服幾若一家然此同治元年春二月事計被難兩載矣髮漸

長憂益劇故鄉遙望浮雲蔽空骨肉竟誰在狼虎正塞塗匪

思痛記

卷下

十四

特不得歸亦不敢歸思得本地人偕行或可出網羅因謂徐

張諸人口倉中事一人不暇給而聞附近各館有新擄之本

地讀書人乎幸爲我察聽之徐曰聞左首青龍銜倪司馬館

城破獲一人倪聞爲撫院文案胡姓以其是官不肯實言致

激倪怒日加虐待欲殺者屢屢矣昨日尙見之倘救援必宜

速因立偕徐往倪出徐爲略道來意坐甫定有二小賊押一

老人出年約五十短衣首包紅布面黑黯憔悴欲死問爲誰

曰此妖頭也賊詆官爲妖頭屢審其底細不直說行將殺之詢此出

何住小賊曰往小便耳余前日君胡姓耶此人直視無語曰

請勿驚我乃來救君者君底細已略知毋瞞我胡應曰幾瀕於死矣何問爲隨語倪曰實告汝渠胡姓嘗爲浙撫幕客試問汝何人乃忍心害理磨折斯人渠旣被擄諒難逃去汝旣不能用請交與我偕回糧倉倪知爲梁賊館中人梁巨目也度余亦爲梁類意頗怯乃曰先生不必帶去不敢再加虐待衣之食之聽其自便或常與先生往還亦不之禁何如曰不可汝言不足信我必帶去徐亦力言倪始允復慮倪疑余有私意造言陷害因詭言曰汝之欲殺此人以疑爲官不實告是固此閒常態原毋足怪但余以風聞來救者實以余與此

思痛記

卷下

五

人有世誼今日知其被難且瀕於死特來援手亦人之恆情絕無他意也回倉後尙須赴梁館告知其事使知余非私來用強索人倪唯唯又酬應數語度無後患始偕胡回倉胡聞余言知爲有心援手回倉細詢其家世及被難情形乃浙之烏程縣明經名其昌號梅垞爲王中丞幕客以軍功得五品官城陷被難復詢余亦以被難苦情告自是同起居極相得梅垞長古學余以賊中憂鬱感慨所作韻語質之亦見許或爲刪改講解體格遂益契合曩之詭言世誼者今則儼然師弟矣

梅垞至滬次年作古其生平詩文彙蕩焉無存惟記其贈余一首曰性情風雅好吟詩能負虛心自得師下手

工夫期與贈留心字句莫支離葛藤掃盡成佳構花草拈來
總妙詞年少文章爭焗爛須知前輩是成規蓋余爲詩多率
意不喜磨鍊故有是贈附此以志教我時賊衆紛紛趨浙東
者既深且切並可想見梅垞詩學焉
攻諸暨之包村新被擄者頗衆徐姓復於近倉賊館索得二
人中表行也竟日涕泣幾不欲生乞余釋歸余曰目下遍地
是賊卽釋子亦未必能歸容緩圖之梅垞諸人亦勸慰始無
苦詢之皆學中人也仁錢兩邑來領米者皆衙門書吏擇尙
平安者試與議曰此間有一人能爲我帶出送回紹興否曰
能曰二人分兩次帶去每去一人多發米十石以酬爾勞惟
必須將其人送到余先寫合同分半與彼俟其到後親筆就

思痛記

卷下

六

合同註某日到紹字樣仍交爾帶回對驗始可憑準又慮人
心叵測復密授其人古詩一句到紹後亦寫在合同此則他
人不知者又曰其米俟二人俱帶去繳回合同照給均允諾
立誓不欺不一月二人去合同及詩句筆迹驗都符如數酬
之使徐張諸人非善類余不敢從并救人也一日與梅垞謀
脫網羅曰我所以遲至今日未作歸計者以離家漸遠不識
道路不敢遽行耳肯甘心爲賊中人哉曰良知子意得偕行
極妙能抵上海則舊友吳平齋趙吟蕉兩觀察皆在弗愁無
立足地然余亦不識道路尙須覓一本處人偕行乃可忽憶

某賊館有杭人邵子雲茂才者亦以城陷被擄在賊中明日當偕往訪之及往無隙談又明日使徐姓招之來一見若舊相識自是時相過從飲酒歌詩苦中作樂子雲早出晚歸或隔宿始歸其館目知在倉不禁阻余仍二三日一至望仙橋方館與方陸小聚使覬無破綻至徐張諸人皆於余心悅誠服不患有他變五月底再與梅垞子雲議子雲曰事不宜遲城外方家衝地方余家佃戶所居莊屋在焉出城先至莊屋暫避相機而動詢余有川資否曰梁賊每七日給零用青蚨三百都爲徐張輩沽酒飲矣然則奈何梅垞曰何不多發米若干託領米者變價藉資成行余亦謂然逮領米者來先與言定多發百石石需洋錢一圓其人喜甚曰明日先攜洋錢百圓交明再請發米以其時城外米價每石四五圓渠有貪圖也次日果如數交來隨發米去子雲檢視之適用者僅三十七圓餘皆僞作余曰上海路非遙度可敷用遂將此三十圓皆白布爲之無賊中式樣辮髮仍用黑線今之成行絕無顧忌惟袖內蓄藍布夾被一條子雲帶草席一張梅垞攜葵扇一柄余另蓄剪刀一柄痧藥二瓶鍼數枚以余口音異議出

城時余前行備應答詰問者既出城則子雲前行余居中不言語梅垞隨後備問途初五日晚飯後語徐張曰爾輩亦皆有室家人與余同不幸被難卽有自投賊中者亦因地方遭賊蹂躪人亡家破無安身所不得不來然皆非甘心投賊可比總宜勉強做好人卽賊中未嘗不可積陰隲遇機會脫出賊外最是長策徐曰現在幾成賊世界將從何處謀生曰上海卽生路事在人爲耳若輩不知余翌日卽行言中有物隨以他語支開臨臥復作書置牀褥下留給梁陸方諸賊大要勸其革面洗心賊中雖足奢侈淫樂斷難久恃宜與官兵聯爲內應獻城或乘機率黨反戈殺賊投軍營効力贖罪舍此必無善死法云云明知無益於事亦信筆直書突口以出也初六日一早子雲來飯畢將徐張諸人支使他往遂偕梅垞子雲就近出艮山門守門賊無稽阻以隔水莫能飛渡復入城至武林門守賊盤詰以梁賊使赴城外某倉幫收米石對不復問遂緩步故作言笑而出行不百武右首轉彎向北直趨方家街日午至其處屋固在而闐然無人村前過路賊仍三五成羣時或往來余等相率暫避樓上先散髮出剪屬子雲爲余截去二寸許留寸餘長短若杭人復下樓取僻靜路擬

思痛記

卷下

六

趨海甯東行時浙西各屬久經陷賊偽稱安民隨處黏示鄉民恃以無恐市肆如常貿易第各物騰貴一粗糲需百錢初九抵海甯日已西燧飯未畢忽聞傳有賊數萬將過此居人驚駭奔逸余等急趨小徑得荒冢深處避之子雲謂倘前途梗塞與其冒險而行莫若依舊折回渡錢塘由紹興至甯波再圖他往是夜露宿次日仍不能行不得已抄小路回杭以不辨路徑十六日午前始至望江門外渡江江沙幾及膝備極艱苦及渡至赭山塢地方方欲就茶肆用茶點又紛傳蕭山有賊隊將到以近江民人殺害數賊來屠戮報仇多有

思痛記

卷下

九

忽促渡江避難者余三人復夾入衆中不由分說推擠渡江賴渡舟平闊無沈沒患既復渡回筋力皆疲擇江邊地偃身臥驚喘莫能作一語日薄西崦悵悵不知何往竟日未進食飢腸若轉圜余謂在此非計宜乘月色連夜行見可棲止處卽往投之並可探路徑行約二三里遠見屋中有火至則乃小廟一乞兒就牆側支缺口甑煮物見余等至若甚驚遽子雲急慰曰我輩乃過路人勿恐詢煮何物曰田雞能分我一盃否曰甑中止數我食尙有鮮者約二斤在此詢其值曰我亦不知其值隨意給與何如於是給以百錢子雲持至水際

出腰開剪割洗余就廟側竹籬抽作柴薪而以布被草席屬
梅垞守之待乞兒啖畢取甌擲水煮之初不知此物尙須剝
皮也煮良久不爛飢不可耐各就甌內攪四五隻帶皮食之
腹少果蚊股殷然若雷鳴揮之不去倦極不成寐欲詢乞兒
去路則已齟然睡去矣子雲頗曠達而梅垞憂甚余二人尙
須時作笑語冀稍排解子雲詢余曰眼前眠食孰若此君樂
曰反視曩在賊中今夜亦何樂不若此君倘死是閒已愈死
於賊中不知高幾百由旬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余則曰
朝出賊中夕死可矣何不樂之有且不必死耶第他日出網

思痛記

卷下

三

羅今夕之攪食帶皮坐魚正不可忘也十七日黎明起身乞
兒已去破甌僅存遂相偕北行已刻經塘西鎮得飽餐復西
北行不數里日過午熱甚子雲以痧脹臥地梅垞情急欲死
余曰急徒然因取鍼刺其脣際得血少許復納痧藥於口不
得下急趨池畔覓得蚌殼取水灌之喉開格格有聲梅垞持
扇搨之始甦嗣後深得其法皆獲效遂復行烈日暴雨夜多
露宿飢不得食痧脹則人人不免無日無之又不知道路迴
旋跋涉越八日抵烏鎮地方烏近兩省三府交界處極大市
肆絲業所萃雖爲賊踞而貿易若承平然梅垞遇其弟某於

某絲行邀往小住飲食周備驚魂於是乎乃定正籌赴滬而梅垞病矣其弟欲余與子雲先行梅垞以同患難不忍中塗分手止之七月初一日始由其弟代雇腳划船啟行以沿途多賊踪率於夜間沿洞支流汊港中遇前塗有阻則折回覓他塗船身窄底削舟子時屬勿動動則傾覆雖小便亦須傍岸又異常燥熱不敢熟睡卽恍惚睡去必撼之使醒或三人都睡去舟子亦必喚醒之慮翻身覆舟也身若蠶之在繭而心卻泰然初九日至南匯始出賊境薙髮每人爲薙匠索去洋錢一圓昔日頭顱依然還我快哉快哉相偕復登舟行十

思痛記

卷下

三

一日日出抵上海慶更生焉梅垞旋訪吟蕉觀察益湯衙子雲訪其婦翁新北門而暫處余於集賢里某客棧攜出之資僅贖一圓以之購蚊帳餘青蚨二百六十購布枕一枕席一葵扇一住三日梅垞薦至其鄉人吳樸堂廣文處司筆札廣文平齋觀察從子也嗚呼計自被難至今閱月凡三十有二不可謂不久矣身所親歷目所親覩萬苦千辛窮兇極惡不可謂不至矣極矣何期還戴吾頭得不痛定思痛爰摭拾事實漫爲長篇目之曰思痛記留以遺我後人俾有鑒於茲決機宜早勿玩誤因循至噬臍之莫及云

此余友李君追念被難時賊中往事而作也李君語余曰斯
痛也非吾一人之痛而凡爲賊所擄者千萬人之痛也非賊
能盡人而與之痛而實人人自召之痛也向使吾家知早避
賊無不可以免斯痛吾之述此篇將以貽夫他日之因循卻
顧當斷不斷而自蹈於賊中之痛其幸而如吾之萬死一生
其不幸且一死而不可復生者而紀事云乎哉而屬文云乎
哉余聞而避之曰唯唯請爲君表作書之意可乎光緒六年
季秋同里金遺謹跋

思痛記

跋

一



中國書店發行

册数 定价

1	1.20
---	------